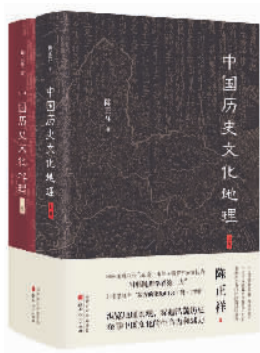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推荐

历史文化中的城市与沙丘



《中国历史文化地理》
 陈正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享誉国际的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代表作，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。作者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、名城古迹，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，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。

《人间杭州》
 吴晓波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“与一座城市的记忆”。这座城市没出过深刻的哲学家、苦难的诗人甚至悲剧性的小说家，在一千多年前，就有人用“浮诞”来形容它。它不够废墟化，没有悲壮的屠城史。“偏安”是它的宿命，也戏剧性地构成了城市的个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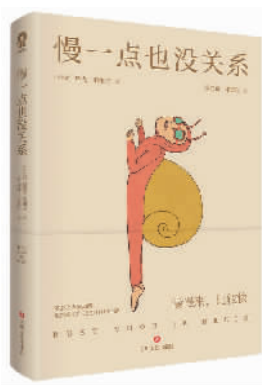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沙丘》
 [美]弗兰克·赫伯特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伟大的科幻作家弗兰克·赫伯特的传奇代表作。在行星厄拉科斯——人类梦寐以求、竞相抢夺的“香料”产地，上演着权术与背叛、恐惧与仇恨、希望与梦想的故事。家破人亡、颠沛流离的少年保罗在这里抗争着他的宿命。

《慢一点也没关系》
 [比利时]吕克·斯维宁 著 常江涵 许楚琪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

著名社会心理治疗师吕克·斯维宁博士指出，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，偶尔让大脑处于离线模式是非常必要的。本书给出了14个大脑“离线”的日常技巧，帮助我们以积极的方式处理压力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

不能白来一遭

零露

“这几天，杜鹃特别的多，直到深夜还不住的啼唤；老想问问它们，三更半夜的唤些什么？”这是老舍先生在1942年的一篇随笔里写下的。翻看那些文字，领略一份深情，《有家可回》这本书，浸满了老舍对生活的热爱。
 “赶到雨已停止，特别是天上出了虹彩的时候，总要到院中看看。”对平常事有所感悟，对有趣事有所行动，这是老舍。人如若很穷时，依然肯爱，一定很美。
 老舍一岁时节父亲亡故，之后的生活靠母亲缝衣洗衣维持。可他并没有因为苦难而泯灭了对美的追求，这本《有家可回》是老舍对生活之美的聚集。
 “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。盆是由北平搜来的，里外包着绿苔，至少有五六十岁。泥是由黄河拉来的。水用趵突泉的。只是藕差点事，吃剩下的菜藕。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菜藕也不好意思了，长吧，开花吧，不然太对不起人！居然，拔了梗，放了叶，而且开了花……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 “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；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，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？”这种境界无关财富，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享受。这是老舍的可爱！
 这本书最可爱的内容要数老舍家小院子里的那些事儿。
 “你以为雨已过去好久，可以平安无事了，哼，偏有那么一滴等着你呢！你要是瘦子，它准落在脖子正中那个骨头上，溅起无数的水星；你要是胖子，它必会滴在那个肉褶上，而后往左右流，成一道小河……”
 院子里除了趣味满满，还有情意绵绵，他对于家庭的爱恋和思念时常流于笔端——
 “怕笔尖干了，连连沾墨。写几个字，抹了；再写，再抹；看一会儿桌上小儿女照片，想象着她们怎样念叨：‘爸的生日，今天！’”
 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，老舍求学、工作，半生漂泊。北平、济南、青岛、伦敦、新加坡、纽约……都曾是他的家。但凡居住一地，他多少都会留下文字，或是记录当地的风物，或是描述所见所闻，而后再把这些闻嵌入到小说里。总之，他不能白住！对于生命，他也是这个态度，不能白来这世界一遭，笔墨伴随着他把生命的体验都一一写了下来。
 一个对他乡和故乡都深爱的人，定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。

《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》发布

本报讯 最近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《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》，根据报告，2020年，新闻出版产业整体规模有所下滑，但从总的情况看，发展的基本面仍然保持稳定，其中，主题图书影响力显著，而数字化业务继续保持了增长的态势。
 2000年，全国出版、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6776.3亿元，年率降低11.2%；在52种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的图书中，主题图书占比达30.8%，年率提高6.4个百分点。
 全国图书品种新版较2019年降低5.0%。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21.4万种，较上年降低5.0%。按照社科人文、科学技术和综合三大类内容划分来看，全国出版社科人文类书籍33.1万种，降低4.0%，占书籍品种总数的81.8%；科学技术类书籍6.9万种，降低1.6%，占17.1%；综合类书籍0.4万种，增长12.8%，占1.1%。
 与此同时，数字化业务收入保持增长。2020年，数字出版收入11781.7亿元，增长19.2%。
 （欧阳）

年度好书出炉，“谁”看见了“谁”？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岁末年初，来自各类出版机构、媒体等的年度图书榜单出炉。有老牌的，如深圳读书月的“年度十大好书”；也有初来者，如新周刊·硬核读书会的第一届刀锋图书奖；也有资深书评人个体，如绿茶今年开始以“绿茶书情”名义做的独立好书榜。

2006年起，绿茶便应邀参与深圳读书月“年度十大好书”评选活动，之后十几年每年都参与。“好书榜单已经不单单是一份榜单，更是一种期待和文化盛会。”绿茶见证了这十几年好书评选的各种类型，他热衷于此，“每个人通过彼此的分享、推荐和互动，哪怕是争吵，都有收获和激荡。”

好书总能找到喜欢他的读者。“好书榜不仅对读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，对于作者、编者、出版方都有激励意义。”绿茶认为，每一份榜单都有其独特价值，对于阅读推广和分享，有着引导和促进意义。

让好书凸显价值

好书榜出炉过程是繁复的，以深圳读书月的评选为例，会先筛选出100种，从中再筛选出30种，最终评选出10种。
 不少出版机构也会在年终评选出自家一年里最优秀的图书。其中，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

紧扣时代的节拍

——评诗集《岁月青铜》

王发宾

由诗刊社选编、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“新时代诗库”首部诗集《岁月青铜》，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军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，是近年来军旅诗的优秀之作。
 诗集的第一辑《钢铁集结》，把人带进一个坚硬而辽阔的时空：“我们是中国军人/是绿色的海洋，是枪炮所构造的/金属鸽子”（《朱日和：钢铁集结》），一支威武、文明、胜利之师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。“钢铁集结”下的军旅生活，砥砺着战士们铁血荣光。
 诗人注意在多元意境中延展军旅人生的“大诗”创作，诗集中就有一首《昆仑》：“在这里守卫久了，肌肉会像岩石/岩石也会有肌肉的质感与体温。”这首诗把自然景物与人的情志细腻地融为一体，让一座山的岩石有了军人的体温，把军人心灵深处常年积淀的情感点燃。
 诗人善于从形象思维中提炼抽象思维。比如写到高科技和军人的奉献：“在国防科技大学/有我们必须仰望的事物……在天宇间写下太阳般/美妙而闪亮的诗句”（《我们必须仰望》）。这些壮阔的诗句凝结着诗人强烈的军人情怀和钢铁意志；将事物诗意地内现在诗句间。诗人这样书写枪与和平的关系：“枪是世界上最刚强也最懦弱的人种/当有一天，所有的枪/在沉默中长满青苔，或者生根、发芽/它所吐露的花朵/是人间最美的春天。”诗人通过对事物的感悟，然后上升至精神层面，创造出高于技巧的诗歌语言。这种语言是诗人在长期思索和提炼的前提下完成的，是诗人从心灵自然而然流出的诗意之语，并使诗歌有了强烈的审美价值。
 诗集《岁月青铜》每一行诗都与时代的节拍紧紧相扣，非线性性语言的表达给诗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。如“星星之火，点燃了那片沉睡的土地……那些燃烧在/枪林弹雨中的牺牲，那些隐藏在/历史褶皱里的，被光阴挖掘出来的/闪亮，让我持续地感动”（《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》）。由这些诗句可见，诗人积极融合了东西方经典诗歌的创作技艺，展现出融会贯通的诗歌才华。
 诗歌的魅力源于诗人心灵与事物的碰撞，要想写出壮丽的篇章，必须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境界。诗人努力做当代军人的诗意代言人：“我在写一些/不一样的诗/我的意象是/雄性大漠，冷月边关/钢铁的呐喊/肌肉上的汗滴/竖起的导弹/枪支的火暴脾气”（《不一样的诗》）。诗人把战士那种汹涌澎湃的豪情、排山倒海的气势以诗意的语言呈现出来，用神奇的笔墨抒写了军旅诗歌的宏大气象。



《春花三种》钱维城〔清〕
 络因 供图

三联书店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著名老牌出版机构推出的榜单很有分量。

连续举办九届的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评选，在往年基础上，今年做了优化，分为学术和大众两项榜。

商务印书馆今年有1200多个出版品种，先经过内部筛选出100本入围书单，每位评委可以提前选10本书来读。评选当天上午，各个分馆的编辑有90秒荐书时间。下午是评委分享环节，不同评委从自己熟悉的领域，对不同类型的好书做点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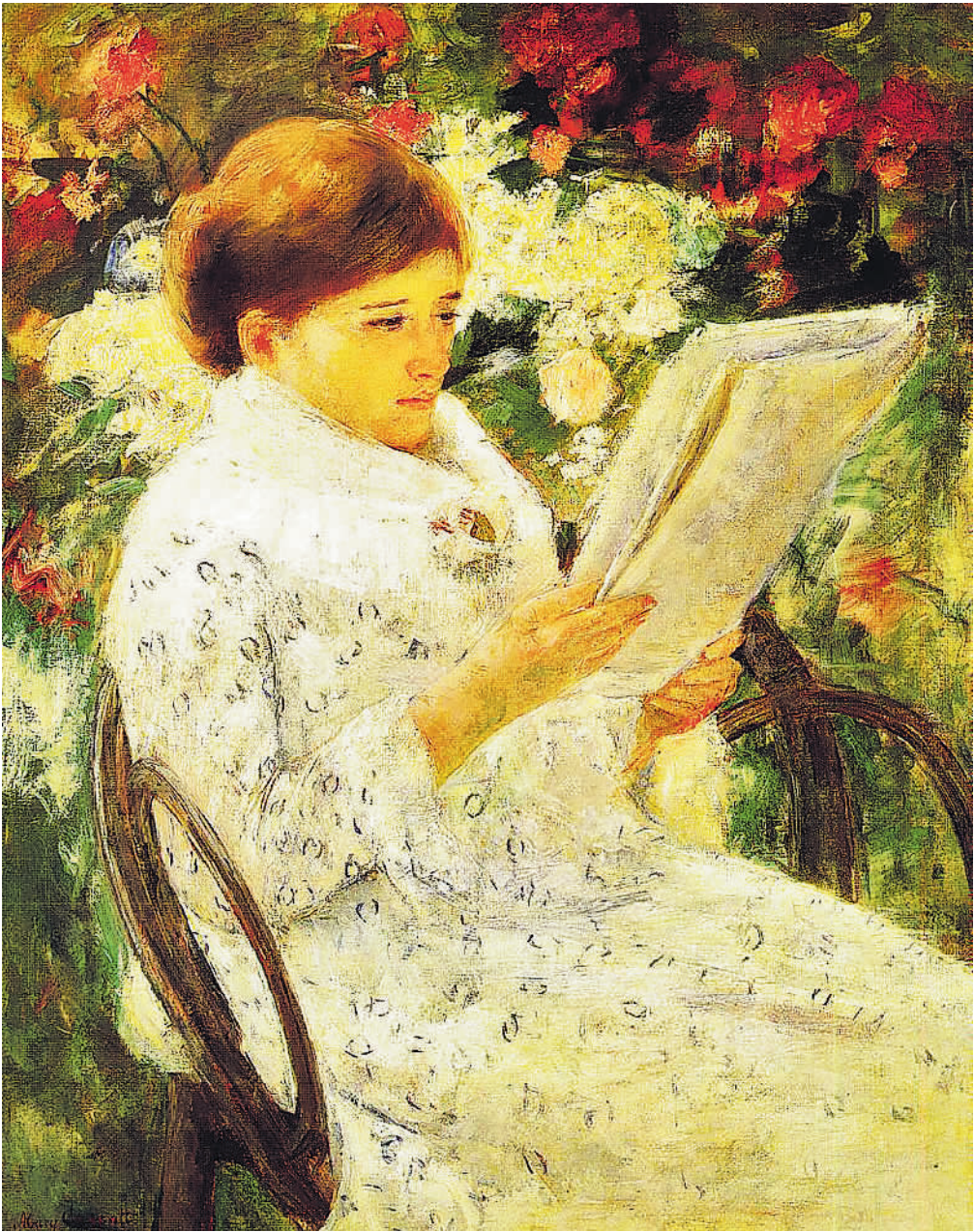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些书经由专业点评后，无形中坚定了一些选择，也打消了一些纠结。”绿茶表示，“我喜欢带有鲜明立场，并且对好书有要求的榜单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”

2010年，豆瓣读书首次以日记形式发布年度最受关注图书榜（虚构类、非虚构类各10种），这是年度榜单的雏形。2015年，“豆瓣年度读书榜单”首次发布，在读者和图书行业中引起了不俗反响。

“我们的榜单是基于豆瓣用户的图书标记数据，依据评分、人数和时间等多种因素综合得出的结果。”豆瓣读书运营负责人阿碧称，参与者不仅有豆瓣读书团队，还有设计、算法、开发等众多支持团队。

让更多人阅读和关心书写

供职上海某出版机构的图书编辑小七曾对



高谈阔论

形而上的文学阅读

李洛

我一向不太认同“文学已死”的说法。文学精准的定义我不太清楚，按照一般的理解，大概是以文字、语言来讲述的艺术，诸如小说、戏剧，以及诗歌、散文之类。以此观之，现在的文字叙事，比如网络文学，点击、阅读量之高，说铺天盖遍九州四海，绝非夸张之词。
 以《红楼梦》为例。大师们对人物、场景栩栩如生的文字赞口不绝，这当然没错。书中对“大观园”内情趣生活和人物习性传神的表达，也是满处的神来之笔。问题是，那些雅致且很有情调的人和事，真的很有趣吗？
 宏观上看，曹雪芹未必认同。袭人的理想是宝玉的通房大丫头，薛宝钗和林黛玉精心谋划做宝玉夫人，王熙凤机关算尽的追求是什么呢？这样的人生追求有意思吗？
 只有宝玉，一直想反叛大观园一众角色醉心的美好生活。这个反叛者，不应该是曹雪芹吗？遗憾的是，鉴于时代局限的原因，作者没有找到出路——出家的逃避并不是出路。

文学作品，而且还是那些划分“纯文学”范畴的大神可以接受，甚至倍加推崇的书籍。比如《活着》《百年孤独》等。

不过，说到当下的年轻人对文学经典犯怵，倒也真。现实生活中，本人就时常遇到“经典名著”读不下去的感叹者。背后的原因，据专家调查，在冗长的“絮絮叨叨”之外，那些情节不太吸引人的故事，硬着头皮读完以后，完全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。
 这样的情形，可能是由衷之言。

以《红楼梦》为例。大师们对人物、场景栩栩如生的文字赞口不绝，这当然没错。书中对“大观园”内情趣生活和人物习性传神的表达，也是满处的神来之笔。问题是，那些雅致且很有情调的人和事，真的很有趣吗？
 宏观上看，曹雪芹未必认同。袭人的理想是宝玉的通房大丫头，薛宝钗和林黛玉精心谋划做宝玉夫人，王熙凤机关算尽的追求是什么呢？这样的人生追求有意思吗？
 只有宝玉，一直想反叛大观园一众角色醉心的美好生活。这个反叛者，不应该是曹雪芹吗？遗憾的是，鉴于时代局限的原因，作者没有找到出路——出家的逃避并不是出路。

作为阅读者，文学作品（即便是小说）的阅读，你必须有形而上的思考和取舍，否则，很多经典著作都会“很难看”。

由之，我们在翻读小说的时候，必须得有超越具体描述的，整体的形而上的思考和辨析，特别是在阅读经典的时候，在抵达最后一页之时，内心里有整个架构层次的审视，或者退一步，至少也得有点超越具体故事的感悟……
 正因如此，那些振聋发聩的经典推介才会反复涉及超越作品的人类命运之思，才有抽象（形而上）的存在意义纠结。
 只有当我们用形而上的视野去鉴赏文学经典的时候——这需要更宽厚的背景知识——才会发现经典的精彩和诱人。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裹脚布一样的大部头书籍。
 反过来，如果仅停留在单纯的故事上，收获必然有限，像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如只是将之当作励志的文字来翻阅，以俺少见，那还不如不读。
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习惯了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，追问的好奇心有些枯萎了……
 也许，死亡的不是文学，而是我们的阅读功力。